

## 三代的悲情——智障者家庭記事

擔任公衛護士期間做智障家訪時，迎面多是神情冷漠的受訪者，有的甚至矢口否認，經再三表明來意後，他們才語調黯然地疑問：「社會果真開始重視我們了嗎？」

雲林地區有一案主，名叫林麗花，是典型的三代智障家庭，早在76年我做公衛地段訪視，就已熟悉。因那時她剛滿30歲，就懷孕第4胎，不幸的是長男和長女，因先天性腦性麻痺，體弱多病，家裡照顧不來，先後夭折；我力勸她先生設法阻止悲劇重演，於是她產後第5天，即轉介雲林醫院做免費結紮。所幸現育一女一男都活潑可愛，順利就讀國小。

智障的可悲就在諱疾忌醫，造成累世的遺憾！個案乃先天性智障。她三叔患有嚴重精神分裂症，成天傻笑不語，少壯常無故打殺，雙親過世後雖趨慢性，但鄰居還是惹不得，至今50未娶，獨居破產

。兄弟爲他投了農保，但幾經勸解，猶拒送醫治療，就怕負擔伙食開支，衛生局的黃小姐和我，只有歎氣期待了。

每次家訪她先生倒蠻合作，陸續指出：麗花從小就有語言聽覺障礙，智能發育遲緩，不曾上過學。至今少有病痛，偶而感冒，都抓成藥，她吃藥會吐，不怕打針，很少就醫看診。她雙親健在，目前同處一屋，養豬過日；他們曾是地方望族，分有家產田地，衣食無缺。「我祖籍江西，隨軍隊來台，大她26歲，68那年，單憑媒言入贅，那知事實真相如此？」言下猶見委屈，似有隱情，不爲人知吧！

話雖如此，以中度智障而言，麗花看來健康清爽，實應歸功於家屬照顧得體，細問始知“老尪疼某”。「她生活起居尚能自理，家事就不能過問了！」婚前月經老母沒教，婚後我要她弄乾淨。高興時會幫忙養豬，偶被蚊子

咬就一路呱呱叫，每當生理期脾氣一來，還會用三字經罵人咧！家裡電話鈴響，喂個半天，直到對方掛掉，不知如何應對，也不會自己撥號。孩子衣服總洗不乾淨，我還得重來，煮飯也不會，索性我自己來，麗花在旁聽了半天的對話，似懂非懂，不時開心地笑了。

她父母講閩南話，似聽得懂，先生說國語，像打啞謎，外加兩個小孩還真頭疼哩！「家裡平常怎麼溝通的？」黃先生攤手笑說：「起初是用猜的，長期相處就從若干行爲看出；現在孩子大了，也會充當翻譯。」至於社會教養如何呢？「她雙親不識字，我只唸大陸私塾，又不曾騎車，能給她什麼？」麗花不曾出過遠門，給她零錢，會到街上買衣服、吃麵包，麻煩是不知如何找零，有次還被雜貨店騙，所幸未受欺辱就是。

當然智障本身也有生理需求，單身者常被利用



避免家庭悲劇的發生婚前應確實做好健康檢查  
(家庭計畫研究所提供)

，有偶的倒還好，只是鄉下觀念保守，往往難以啓齒。黃先生略顯靦腆說：「她主動要過，以前較常，現在很少。」至於優生保健，最近幾年常有宣導，甚至上電視打廣告，他不陌生。談到以後自己孩子長大想結婚，他不反對，但也贊同要做好婚前檢查、遺傳諮詢、產前羊水分析和新生兒篩檢等項目

，他若有所悟「預防悲劇重演，總有必要啊！」

「智障家庭並非毫無希望！」我向他推介本縣的啓智協會，這個團體自79年成立以來，為他們爭取很多福利。黃先生搖頭埋怨：「她71年領有殘障手冊，根本沒什麼用？」我忙說：「依現行殘福法令，這本手冊是她的權利保障咧！」於是本中心策

劃一項座談，促成他們與協會的正式溝通。

起初我對智障的了解，原僅局限優生保健，當時結識啓智協會梁進發夫婦，開始體認：國內智障服務固須社會各界的努力改善，尤應鼓勵智障家庭主動參與，才是自救救人的根本之道。 ㊟